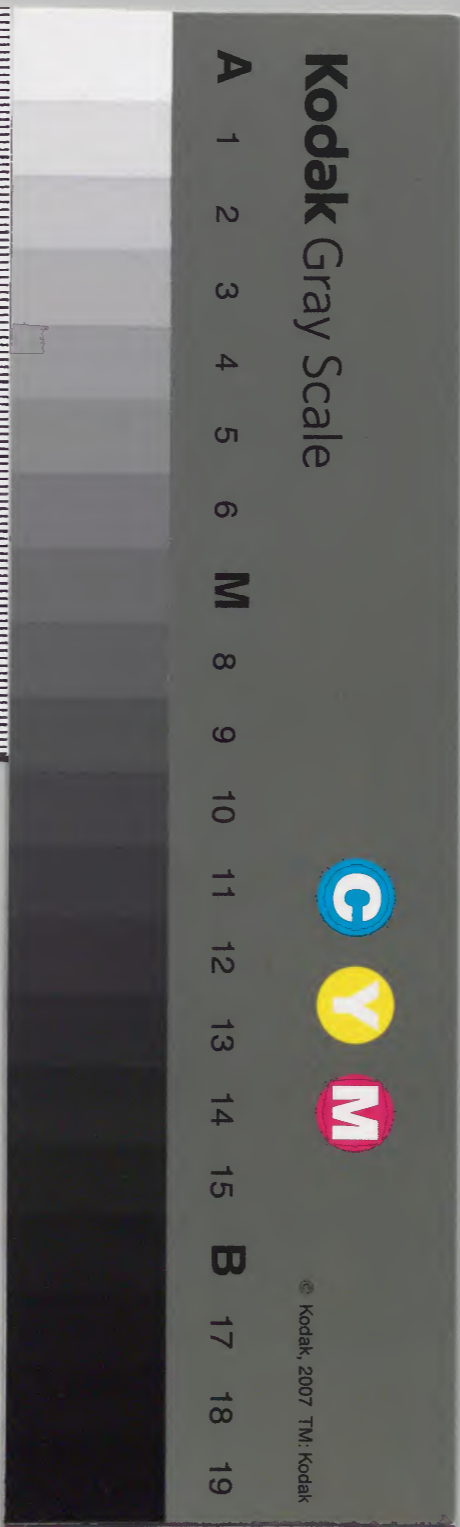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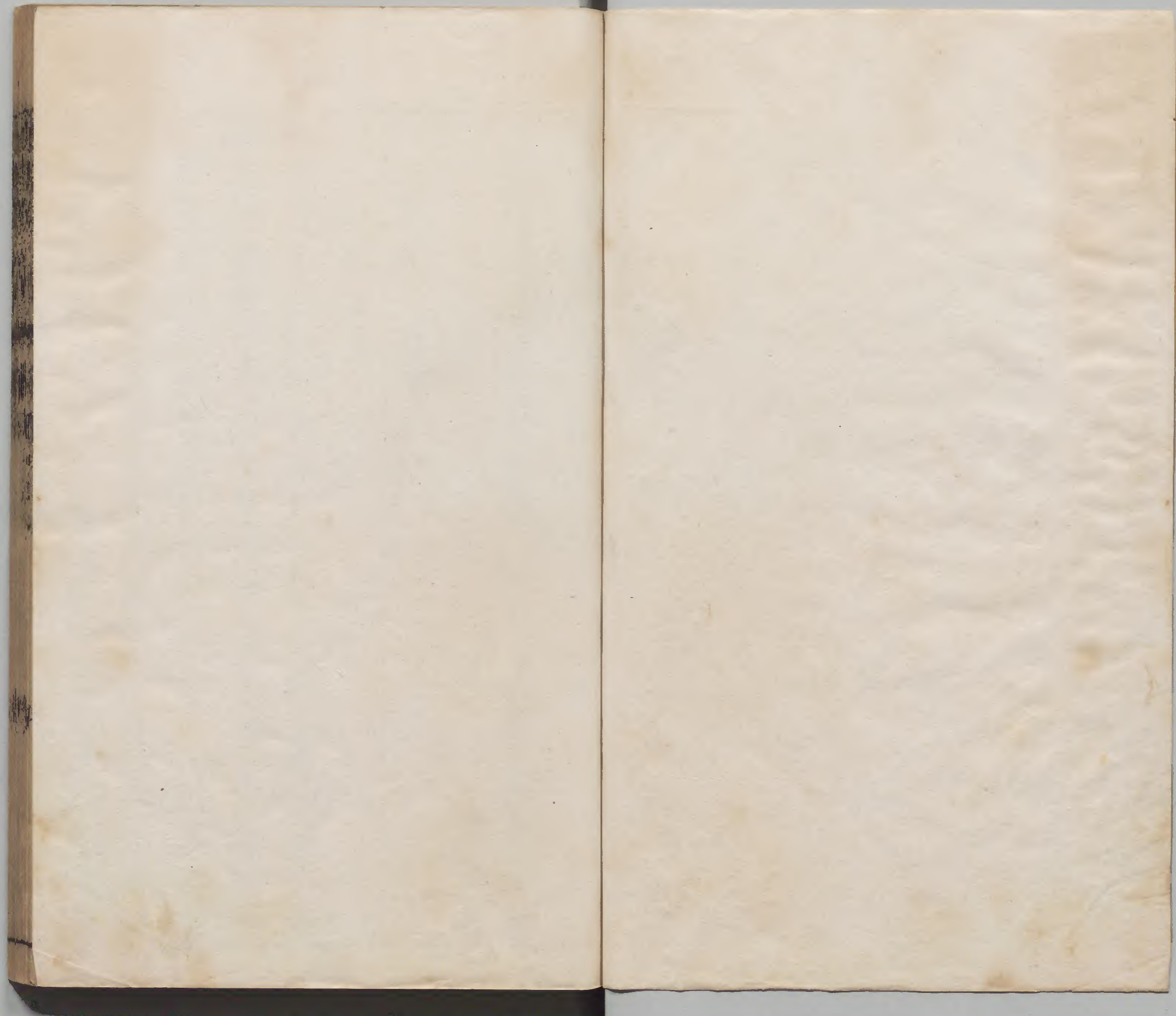
自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一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64)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

一百十一

起丁酉至庚子凡四年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乙卯以魏了翁知福州兼

福建安撫使辛酉以李壘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甲子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

招集賑恤尚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

太平池州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



十日竣事以聞。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李鳴復罷。癸卯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割定分例，其弊始革。三月乙亥，魏了翁卒。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疾革時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拱手而逝，贈少師，謚文靖，賜第宅于蘇州。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斃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古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幹羅思，箠怯思誠皆降之。夏四月壬午朔，以李璪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知成都府。庚子，熒惑犯權星。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棄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至潼川，逆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延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嘗以為言。



徐鹿卿

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  
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  
論并斥物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  
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略  
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  
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  
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  
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為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  
念其羽翼之勞潛晦陰莖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  
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為諸臣狂易之致顧  
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  
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為燹理所致非  
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  
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警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  
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  
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  
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  
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  
于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  
疑又有三謫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曰用小人



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謫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門，旣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旣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謫不解，人心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左司郎中王伯大又進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十有四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謫議者，何其藉藉而



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奸僞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懷，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選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



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  
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管者所進今不知其  
亡柔佞關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皆忠臣聖朝無關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  
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  
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謫乎無  
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  
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  
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謫  
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丙子

熒惑犯將星 六月癸巳鄒應龍罷知慶元府 秋

七月辛酉太陰犯歲星填星入井庚午歲星守建星

壬申日生背氣癸酉太陰入井 樞密院編修官王

王萬兼

萬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

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

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

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八月

癸巳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史治

會



蒙古劉中楊英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投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

杜杲守城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板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呂文德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斗食將既

二年

蒙古太

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

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 已未詔



非使紛紛  
又送奸雄  
一場富貴

史嵩之趙葵應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癸巳太宗正丞賈似道奏言非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覽李璠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緩撫為急宜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 蒙古再遣王楸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巳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壬子以李心傳為史館修撰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 庚申詔史嵩之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夏四月癸未以李璠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巳酉雨土太陰入太微垣閏月丁未太陰入井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為秘閣校勘 丙戌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壬寅歲星犯壁壘陣六月甲辰朔流星晝隕 戊申以吳淵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以吳潛為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 秋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闕失 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辛酉太白

游似

晝見經天癸亥流星晝隕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以游似為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德乃據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



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  
 聖心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  
 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  
 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堤  
 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堤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  
 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堤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州師扼淮河遣其子  
 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  
 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  
 使 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暉集真滁豐濠  
 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藉為  
 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暉官又沙上蘆場可得  
 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 孟珙  
 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  
 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  
 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  
 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  
 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



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權額減免。三年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母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自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

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

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

趙汝騰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理宗九

七



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  
傾搖太學生欲趨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  
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  
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  
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以  
余天錫叅知政事游侂僉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  
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  
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  
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  
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  
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  
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  
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夏四月癸卯以吳淵權工部  
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五月辛未熒惑犯太  
微垣執法星戊寅以吳潛爲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  
仍知鎮江府秋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  
宗廟社稷以游似叅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  
林略同僉書院事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  
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  
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旣審知其

宜詳載

丁黼死守  
死戰



出處

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己未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廣州人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堙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以陳垣爲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爲得師垣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旣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

孟瑛

孟璟



節儉以汰冗濫屏奸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剝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殺薰蕕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糶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 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博邪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勇臣知  
恒民

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

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願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謹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至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



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臨安大飢。飢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哺。路無行人。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開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柿。歸漢尾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志出而戰。珙



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三月辛未詔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彭大雅削三秩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中進對因論蜀事爲上言鄭損棄邊郡不守桂如淵啓潰卒爲亂趙彥呐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彥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上嘉納之 乙巳召史嵩之還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五月戊子命吳潛兼侍讀李性傳兼侍講

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 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月恒暘飛蝗爲孽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苟征橫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謀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克拓率是于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茹寃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 八



余玠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共

月巳酉太白犯權星 九月乙丑以余玠所向有功  
 全師而還進三秩 喬行簡告老與醴泉觀使 冬  
 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為淳祐元年 十一月癸酉詔  
 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  
 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丙  
 辰地震詔求直言 閏月丙寅李宗勉卒宗勉字強  
 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左丞相守法度抑僥  
 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為公清之  
 相 以游似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叅  
 知政事 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二

起辛丑至癸卯凡三年

理宗十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

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



熙安石 祀

幸學

錢時 吳如愚

王應麟

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鄒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夬講禮記大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二月壬午喬行簡卒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卒年八十六謚文惠 三月趙以夫罷 夏四月丁丑詔以弟與芮爲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爲開府儀同三司 辛巳以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 五月巳亥詔沿江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 以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戊申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得王應麟 六月庚申太白晝見螟丙戌熒惑入氐 秋七月壬辰祈雨 蒙古代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噶



親朝當罷兵至是噉以族子為質于蒙古 八月求遺書 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

蒙古窩闊

台

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鑄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列門為嗣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

陳隆之一門死節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  
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  
古所屠 十二月丁卯余天錫卒天錫字純父慶元  
昌國人先爲史彌遠館客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官  
同知樞密院事理宗之立天錫寔始其事也 蒙古  
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  
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  
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  
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  
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  
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元月里麻

二年春正月甲申朔詔作新吏治戊戌右丞相史嵩  
之等進玉牒及中興四朝國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  
玉牒日曆會要實錄 二月甲戌游侶罷知紹興府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院事別  
之傑僉書院事 以徐榮叟叅知政事 蒙古也可  
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  
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  
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  
戍主兵官不許失弃寸土 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



珙曰是弃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  
 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為幕長分及之樞  
 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  
 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  
 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四月甲寅白氣亘天壬申雨雹 五月戊申臺  
 臣言知建寧府吳潛有三罪詔奪職 巳酉趙葵罷  
 知潭州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時中書舍人李韶  
 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  
 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  
 二都司恐不能周知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  
 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  
 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與嵩  
 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  
 不聽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  
 密院事高定子僉書院事杜範同僉書院事定子尋  
 罷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接引善類  
 內實忌之勸帝斥逐權奸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府  
 寺丞姚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  
 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

徐榮叟

姚希得



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其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強。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瑞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



一言重於九鼎

鄧淳李海

王温等死

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徃徃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秋七月辛巳朔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八月丁卯詔淮東先鋒馬軍鄧淳李海等揚州撻扒店之戰宣勞居多各官兩轉餘推恩有差九月庚辰朔日食癸巳詔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温等二十四人戰天長縣東眾寡不敵皆沒于陣贈温武翼大夫吉州刺史其子興國補保義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賜其家餘人恤典有差冬十月乙丑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州守杜霆弃城遁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母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巳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膳求直言十二月巳未詔通州守臣杜霆兵至弃城弗守載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雖已奪三秩厥罰猶輕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竄南雄州別之傑罷壬戌太白晝見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



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以高定子兼叅知政事 蒙古

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

兩淮軍馬捍禦邊陲 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

置使玠蘄州人初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為

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走淮襄

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

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

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

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

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

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

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餘

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

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有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

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

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

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

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



綱蜀日益壞。玠入蜀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璩。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推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璩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璩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率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



彭大雅

築重慶城

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嗣是有彭大雅守之。乃築重慶城。以禦利。闔蔽夔峽。為蜀之根柢。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為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胃。前程遠大。已於此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捷。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三月丁丑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

妙

楚材義折  
蒙古后乃  
馬真氏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一  
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夏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其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

廣寧王謚文正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非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蒙古入蜀汪世顯之功爲多至是開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城岷壘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帥將兵從入蜀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



楊世安

所著周禮訂議補下州文學 秋七月壬辰四川判  
司言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  
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威望服人可任責邊防詔  
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八月癸亥詔福州延祥菝蘆  
兩砦併置武濟水軍 閏月壬寅太白填星合于翼  
九月壬申詔蠲高郵民耕荒田租 冬十月丙戌  
太白入于氏 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  
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奸深擅權帝不  
聽而論者益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明賜進士節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三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  
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  
中外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  
正僉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  
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弃官去至是



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緡錢各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為義塚 三月以金淵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填星守太微垣 五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水陸諸軍禦之 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又敗蒙古兵于五河復其城 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

留夢炎

炎及第第一人時徐霖舉禮部第一人亦同是科登第霖因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歷言其奸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



蒙古忽必烈

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風音。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幹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

人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秋七月己亥朔。祈雨。乙

卯。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爲武勝軍。以五千人爲額。

甲子。詔故直龍圖閣頭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修撰。八月壬辰。太白晝見。蒙古諸

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泯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爲僧。往來雲中。值忽必烈召僧海雲。海雲遂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



黃愷伯金  
九萬孫翼  
鳳

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遂留藩  
邸以承顧問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  
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  
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  
四十四人叩闕上書曰臣等恭觀御筆起復史嵩之  
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  
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  
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  
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  
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  
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  
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  
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  
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  
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  
所共誅其夫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  
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



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  
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  
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  
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  
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  
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  
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  
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  
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  
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  
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  
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  
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  
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  
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  
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  
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  
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  
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  
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一  
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罔知二親老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十一  
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  
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  
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  
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  
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  
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奸臣以司喉舌謂  
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  
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  
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  
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  
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  
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  
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  
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  
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  
德開創之初勝非勝非亦可議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  
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  
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  
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  
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



此例甚正  
此獄甚不

翁日善劉  
時舉王元  
野黃道

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  
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  
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  
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  
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  
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  
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  
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為宰相動  
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  
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  
謝天下况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  
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  
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後  
世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  
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  
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  
矣惟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  
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  
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  
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



張蟠  
劉漢弼  
趙與權

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  
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  
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  
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  
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  
之勢孤。管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  
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  
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  
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  
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  
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  
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  
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  
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  
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  
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  
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隨  
其機竄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  
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評  
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



與衰

學九士扣閣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  
 於宸旒之聽而親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  
 奉承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  
 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  
 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  
 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  
 與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  
 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  
 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  
 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  
 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  
 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  
 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  
 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  
 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于太  
 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  
 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  
 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憲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  
 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

盧鉞

言事之多  
 至武學生  
 亦侃侃益  
 傲好學重  
 儒之報



城門開言  
路開城門  
開言路開  
丞相入諸  
生出諸生  
出丞相入  
絕對

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  
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徺豐芑以遺後人。抑  
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  
釐爲四學。彳彳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  
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  
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  
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  
簪鄭僑且謂毀按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既  
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  
而不爲。當行已而有耻。苟爲飽暖。忍貪周粟之羞。相  
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京尹遂  
盡削遊士藉。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  
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  
命大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  
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  
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  
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  
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  
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  
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

徐元杰



吳淵

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嗟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以吳淵爲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縈則大節已掃地矣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圖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



鄭象

江萬里

盛舉

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象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僉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集賢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除各貶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是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



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葵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旣當。任之旣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朔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

江防政事



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召

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

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

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

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

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

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推

剝州縣股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

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

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

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

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

德音每下昆虫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齒

威斷一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

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

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

擢翰林學士 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復五河詔呂文德羊洪各

進秩餘有戰功者推賞其陣没人具姓名贈恤 三

以言擢

羊洪



三大臣暴卒  
璟卿暴卒

月庚子詔嚴賊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  
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準淳熙故事戒吏貪虐夏  
四月丙戌杜範卒範字成之黃巖人早負公輔之望  
惜其入相未久也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  
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  
備捍禦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  
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  
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  
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  
生相繼伏闕上言管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  
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  
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  
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  
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  
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  
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  
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  
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  
不待舉薦而以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

璟卿



有之丁艱未幾而逮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墮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廂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獲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



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收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霖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竄是時杜範已卒而鍾雖得位畏嵩之復出爲已禍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韓同僉書樞密院事 壬子詔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



河漢馮有  
碩守死節

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驤權成都縣楊允權資  
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靄皆死于官守其各贈恤  
二月巳卯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  
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程元鳳為右補闕元鳳上疏  
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  
術人以為格言

程元鳳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丙午至壬子  
凡七年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  
貴由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秘書省正

字徐霖應詔上疏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  
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  
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奸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  
決精稜感浹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

以言遷官



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置國用所命趙與

篋為提領官二月己巳范鍾罷時游侶與鍾並相

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

臺吏以牒呼而出之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壬戌太陰犯太白戊寅詔

授朱熹門人胡瑗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學教授

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其所欲言者以聞閏月戊戌

呂文德言今春非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

將士陣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癸卯余玠言北

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

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五月己卯詔諸

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其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丙午祈雨壬子以陳韓參知政事乙卯臺臣

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

罷宮觀秋七月壬戌泉州飢州民謝應瑞自出私

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

尉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八月己酉賜文士劉

克莊進士出身以為秘書少監國史編修尋兼崇政

胡瑗  
呂燾  
蔡模  
汪懷忠

謝應瑞



殿說書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 癸酉孟珙卒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珙隨父宗政立戰功歷官節度使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慚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冬十月乙未填星歲星熒惑合于亢巴西太白入氏 十一月辛巳詔北兵入蜀前制置使陳隆之闔家罹害死不易節其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 殿中侍御

明方叔

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



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論二三大臣。擴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率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二月乙未。

章瑛

李昂英  
黃師雍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



春秋作而  
罪臣賊子  
懼信然

天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益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蒙古萬

戶寇京湖江淮之境。攻馬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春正月乙卯朔。詔間者絀逐非才。收召

眾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

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

歲月。朕何賴焉。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鎔。久

俘于北。數遣蠟書。謀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

優與升擢。蒙古忽必烈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

蒙古張文謙

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

掌王府書記。言于忽必烈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

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脫兀。劉肅。李簡三人至邢。

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忽必烈益重儒士。多白文

謙發之。三月庚午。祈雨。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

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僉書院事。辛丑。游侶罷。以鄭清

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牟子才兩上封事。言今

日有微欽。時十證。又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

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家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出



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宋尤無恥。請先罷斥宋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鞞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鞞兼知潭州。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戶部銀五十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五月壬申以吳潛兼權參知政事。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收合入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六月癸巳賜進士五百二十七人得汪立信。戊申詔兩淮襄蜀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秋七月乙丑吳潛罷丁卯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家同僉書樞密院事。八月甲申鄭家罷。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冬十

汪立信



黃端卿

程九萬

月巳酉臺臣言添差攝局頒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  
曠職匿過十弊 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黃端卿  
為郴寇所害進官蔭子立廟衡州 十二月壬辰詔  
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迪功  
郎

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呂文德洎諸將解

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 戊子太陰生黃

白暈癸巳雨雹 乙未福州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

孺人復其家勅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三月蒙

古主貴由卒于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

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番回

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

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

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為樞

密使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叅知政事應祿同知

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癸

酉王伯大罷知建寧府 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

知紹興府

九年春正月乙巳孟啓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



公 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  
 官不分收 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  
 幼局收養遺棄嬰兒 丁卯許應龍卒應龍字恭甫  
 閩縣人嘉定元年進士調汀州教授歷官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  
 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曾治潮州尤可  
 紀也 己巳范鍾卒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  
 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為相直清守法重  
 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  
 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  
 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三  
 月癸未以賈似道為京湖安撫制置大使 夏四月  
 壬寅朔日食 五月陳鞞罷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  
 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于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祀之  
 守臣春秋致祭 秋七月癸酉太白犯進賢星 八  
 月己酉以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九月嚴中  
 外上書之禁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簧鼓是  
 非為覆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



節帖即精  
採之名

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  
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  
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冬十一  
月癸未應繇罷 十二月己亥以吳潛同知樞密院  
事徐清叟僉書院

十年春三月癸未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  
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  
言而自解因罷為醴泉觀使 庚寅以賈似道為兩  
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 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

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及第第  
一人改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  
罰毋杖脊以傷人命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  
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  
堡邊境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  
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一月壬申以  
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十一年蒙古憲宗春正月己丑詔沿海沿江州郡申  
嚴水軍之制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王牒



日曆會要及光寧宗寶訓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  
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潛入對  
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  
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  
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  
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四月丁未  
鄭清之等進淳祐條法事類凡四百三十篇 六月  
甲子余玠奏進北馬五百詔立功將士趣上姓名推  
恩 高達帶遙郡刺史權知襄陽府管屯戍軍馬  
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蒙  
古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  
東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  
遣使者在坐曰晉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  
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  
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闕帖兀  
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  
諸弟心不能平蒙古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  
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元  
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



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  
 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  
 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  
 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  
 弊為條三十忽必烈竒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  
 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  
 天子何為後必有聞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  
 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  
 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  
 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防守衝要凡  
 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  
 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  
 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  
 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  
 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必烈  
 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  
 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  
 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八月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

樓昉



林光世

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辛亥  
 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  
 禮津遣赴闕 冬閏十月癸丑太白入氏 十一月  
 甲辰鄭清之乞解機政遂以太傅克醴泉觀使奉朝  
 請 庚戌鄭清之卒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  
 叔嘉泰十年進士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  
 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立焉其再相則年  
 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萌進為世所  
 少 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兼樞  
 密院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誼傳麻  
 制已下眾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  
 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詔牟子才還朝子  
 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  
 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闕端取漢上  
 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  
 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  
 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

牟子才



蒙古屯田

殺劉福

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那摩西域築乾國人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 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楊懋卿

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

馬榮

卓異詔旌其門 二月乙卯朔日食壬午詔襄郢新復蠲賦稅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將士連日拒戰却之 蒙古城沔州蒙古主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並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 六月嚴備發信台處建劔



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冀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爨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奸黠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至則祠先賢寬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



陵蒙古主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  
夜燕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為  
寶祐元年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  
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修  
渠堰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

俞興元用

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十

一月庚寅吳潛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丙辰夜臨安大火三日乃熄詔求直

湯漢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  
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  
就早朝面奏以湯漢為國史實錄院校勘漢上封

奎

事其略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  
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故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  
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不公不敬所以感動  
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可復以  
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十二月癸亥詔海神為大



楊文仲

祀春秋遣從臣往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丁丑立春  
雷震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闕極  
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  
之使言時爭傳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五

起癸丑至乙卯凡三年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孜爲皇

子改名襟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

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乃有是詔明年封進忠

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達拒却之 三月己酉朔日食 戊辰陳垓以賊窟

高達



金起手多  
殺伐事元  
起手多耕  
屯事

謝枋得

楊成

潮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遂不  
 可復 三月丙申別之傑卒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  
 定元年進士歷參知政事贈少師碌碌庸人無所建  
 白唯嘗乞祠歸養猶知有親也 夏四月乙亥賜禮  
 部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楊文仲登第時弋陽謝  
 枋得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  
 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弃去 五月甲午召余  
 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  
 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  
 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  
 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  
 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  
 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  
 手蜀人苦之余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  
 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  
 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  
 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  
 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  
 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  
 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



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潜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

玠失處置

朋謀陷將

方叔清叟  
不終

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



張實

王惟忠  
朱文炳

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蒙古伐西域。秋七月甲午。余玠卒。玠字義夫。蘄州人。以趙葵薦。引歷官資政殿學士。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薄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間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齋志以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為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丙辰。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恤京城軍民。十一月己丑。賈



似道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有差

兀良合台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檝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于高祥殺信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與楚材同

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春正月蒙古忽必烈還京兆以姚樞為

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詔太常釐正秦

檜謚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庚申詔饒州布衣

饒魯

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迪功郎本州教授余

玠入便草草如此

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乃蜀之要地蒙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

遂為蒙古所據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王堅

三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甲午城東海賈似

道以圖來上

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開田

可閔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三

元



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丁巳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妥召命已頒決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至是召晦還 閏月壬申董槐上疏曰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通判蜀上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乃優詔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鮮卿請帥蜀足見忠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 壬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代余晦 戊戌釋蒙古使者離揚州北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七月己酉



庚刑

蒙古廉希憲

詔賈似道開闢以樞密行府為名。八月乙亥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煉成獄。戊戌籍王惟忠家財。九月甲午斬王惟忠于都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訴于天帝。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中相見遂病。丁酉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日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埋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強扶弱摘伏擢奸境內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

政事

蒙古運儲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三

七



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庚申起居郎牟子才

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竒技獻笑媠汗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

危昭德

大夫士大夫不廉賤民膏血爲己其腴民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二月蒙古侵

蒙古許衡

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



心有主直  
不仕元

賈默

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  
 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  
 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  
 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  
 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  
 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  
 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  
 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  
 之序必當弃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三月以王埜僉書樞密院事己未  
 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夏四月乙酉以江萬里爲  
 福建安撫使。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  
 申嚴禁止辛酉西蜀地震閩浙大水。以宦者董宋  
 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

天錫



亦失引君  
之術

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  
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  
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六月以丁大全爲  
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黃緣閭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  
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  
人目爲三不吠犬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  
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  
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  
闔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  
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  
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  
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寃常平所以均  
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  
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  
修比年動曰御前奸賊之老吏逃逋之渠兇一寃名  
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  
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  
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



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也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八月乙丑王埜徐清叟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贊夾非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塗地二十年來爲國家患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大方病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